

罗通扫北

◎ 大说唐第二部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

北 扫 通 罗

点校 远 若 宇 清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晋新登字 6 号

大说唐《罗通扫北》

若远 宗岱 校点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井州北路十一号)

晋中地区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5.5 字数:116千字

1994年7月第1版 1994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4000册

*

ISBN 7-203-03168-3

G·1328 定价:3.60元

目 录

- 第一回 秦元帅兴兵定北 (1)
唐贞观御驾亲征
- 第二回 白良关刘宝林认父 (11)
杀刘方梅夫人明节
- 第三回 秦琼兵进金灵川 (22)
宝林枪挑伍国龙
- 第四回 铁板道士遁野马川 (33)
屠炉女夜弃黄龙岭
- 第五回 贞观被困木阳城 (44)
叔宝大战祖车轮
- 第六回 程咬金长安讨救 (55)
小英雄比夺帅印
- 第七回 老夫人诉说祖父冤 (66)
小罗通统兵为元帅
- 第八回 罗仁私出长安城 (77)
铁牛大败磨盘山

- 第九回 白良关银牙逞威 (88)
铁蹄牌大胜唐将
- 第十回 八宝铜人败罗通 (99)
罗仁双锤救兄长
- 第十一回 罗仁祸陷飞刀阵 (110)
公主喜订三生约
- 第十二回 苏定方计害罗通 (121)
屠炉女怜才相救
- 第十三回 破番营康王奔逃 (132)
杀定方伸雪父仇
- 第十四回 贺兰山知节议亲 (143)
洞房中公主尽节
- 第十五回 龙门县将星降世 (154)
唐天子梦扰青龙
- 第十六回 胜班师罗通配丑妇 (165)
不齐国差使贡金珠

第一回

秦元帅兴兵定北

唐贞观御驾亲征

诗曰：

欲笑周文歌燕镐，还轻汉武乐横汾。
岂知玉殿生三秀，讵有铜龙出五云。
陌上尧尊倾北斗，楼前舜乐动南薰。
共欢天意同人意，万岁千秋奉圣君。

话说真主登了龙位，改唐太宗贞观天子年号。真个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四方宁静，百姓沾恩。君民安享三年，忽一日，贞观天子临朝，文武百官朝见已毕，分班站立。有黄门官启奏道：“臣黄门官有事奏闻陛下。”“奏来。”“今有北番使臣官要见陛下，现在午门外候旨。”朝廷说：“既有外邦使臣，快宣上殿来见寡人。”

黄门官领旨传宣。你看这个使臣，怎生模样？只见他头戴圆翅乌纱狐狸冠顶，身穿大红补子宫袍，腰围金带，圆面短腮，海下胡须，手捧本章，上殿俯伏金阶。说：“南朝圣主在上，有外邦使臣周纲见驾。愿陛下圣寿无疆。”朝廷说：“爱卿到朕驾前，可是进贡与寡人么？”使臣回奏道：“臣奉狼主赤壁宝康王，罗窠汉七十二岛、流国山川红袍大力子元帅祖车轮之旨令到来，有表本献与万岁龙目亲观。”朝廷传旨：“什么表章，献上来。”周纲把表章双手呈献，旁边侍臣接上龙案，揭开轴封，龙目一看，只见数行字在上面写着：

北番赤壁宝康王，大将先锋谁敢当。
立帝三年民尽怨，故我兴兵伐尔邦。
唐篡隋朝该一罪，杀父专权到处扬。
欺兄灭弟唐童贼，自长威光压众邦。
生擒敬德来养马，活捉秦琼挟将刀。
若要我邦兵不至，只消岁岁过来朝。

那太宗不看也罢了，一见数行言辞，不觉龙颜大怒，说：“阿唷唷！罢了，罢了。可恶那北番蝼蚁之邦，擅敢如此无礼，前来欺负寡人！”吩咐把使臣官绑出午门梟首，前来缴旨。“嘎！”两旁一声答应，唬得周纲魂不附体，说“阿呀！南朝圣主饶命。狼主冒犯天颜，与使臣官何罪，望赦蝼蚁之命”。爬起金阶，喊声大叫。那两班文武百官，多不解其意。早有徐茂公出班说：“臣启陛下，不知这赤壁宝康王表章上说些什么？万岁龙颜大

怒！”太宗说：“徐先生，你拿去观看就知明白。”茂公上前取过表章一看，说道：“陛下，这赤壁宝康王命使臣官来投战书了，难道天邦反惧了他不成？况两国相争，不斩来使，今陛下若斩其臣，北番反道陛下惧怕番邦了，请万岁命他使臣报个信去，说我国随后就来征服你们。”朝廷听了茂公之言，把龙首颠颠说：“先生之言有理。也罢，把使臣官周纲割下两耳，恕其一死。”传旨未了，早有两旁武将一声答应，割下两耳，弄做了一个冬瓜将军，喊声：“阿唷。谢南朝圣主不斩之恩。”太宗喝道：“你快快回去，对那个赤壁宝康王，罗窠汉听讲，叫他脖子颈候长些，只在百日之内，天兵到来取他首级，剿灭鸟巢，传个信与他。”周纲说声：“是！领南朝圣主旨意。”周纲退出午朝门外，把绢袱包满了耳伤之所，当日上马。见北番狼主之话，非一日之工夫，我且不表。

单说唐贞观天子开言说道：“徐先生，北番康王如此无礼，寡人这里不发兵去征剿他们，他到反来讨战，寡人还是怎么样？”军师徐茂公道：“陛下，从来只有中国去征服小邦，那有小邦反打战书到中国来？这叫做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臣昨夜仰观天象，见北方杀气腾空，必有一番血战之事，不想今日果有使臣官打战书到来。百日之内，就要提兵前去平服北番，方除后患。若是迟延，他兵一到，就难抵了。”太宗道：“依徐先生之言，如此迟延不得了。”便对叔宝道：“秦王兄，寡人

命你明日起，要在教场之内，把团营总兵大小三军武职们等，操演半个月，演好了然后就此发兵。”叔宝道：“臣领陛下旨意，下教场操演便了。”那秦琼出了午朝门，回到自己府中，就要发令与合府总兵官，明日大小三军在教场中伺候操演，这话且慢表。

单讲徐茂公说：“陛下，这北番那些兵将，一个个多是能人，利害不过的，必须要御驾亲征才好。”太宗道：“徐先生要寡人亲领兵前去么？”军师道：“正是要御驾亲征，才平定得来。”太宗道：“也罢了。父王在位，寡人领兵惯的，今日北番作乱，原是寡人领兵，今降朕旨意与户部尚书，催趲各路钱粮。”朝廷把龙袍一展，驾退回宫，珠帘高卷，群臣散班。一宵晚话不表。

单讲次日清晨，秦叔宝在教场操演三军，好不热闹。那朝廷在朝中，也是忙乱兜兜，降许多旨意，专等秦琼演熟三军，就要选黄道吉日，兴兵前去。不觉过了半月，叔宝上金銮殿复旨说：“陛下，三军已操演得来精熟的了。”太宗就向军师道：“徐先生，几时起兵？”茂公道：“臣已选在明日起兵。”朝廷叫声：“秦王兄；你回衙周备，明日就要发兵了。”叔宝领了旨意，退回衙署，自有一番忙碌。这些各位公爷，多是当心办事，到了明日五更三点，驾发龙位，只有文官在两班了。这些武将，多在教场内，有护国公秦叔宝戎装上殿，当驾前挂了帅印。皇上御手亲赐三杯御酒，与叔宝饮了。谢了恩，退出午门，跨上雕鞍，豁喇喇往教场来了。早有众

公爷在那里等候。多是戎装披挂，跨剑悬鞭，也有铁箔头、乌金铠、狮子盔、黄金甲，獬豸盔、红铜铠，银箔头、青铜甲。这班公爷，个个上前说道：“元帅在上，末将们等在此候接。”元帅叔宝道：“诸位将军，何劳远迎，随本帅进教场内来。”众公爷齐声应道：“是。”一同随元帅进教场来。只见有团营兵官、游击、千把总、参谋、百户、都司、守备这一班武职们，也都是顶盔贯甲，跪接元帅。秦琼吩咐站立两旁，又见合教场大小三军，齐齐跪下，送帅爷登了帐，点明队伍，一共二十万大队人马。点咬金带一万人马为头站先锋：“须要逢山开路，遇水成桥。此去北番人马甚是骁勇，一到边关停住扎营，待本帅大兵到了，然后开锋打仗。若然私自开兵，本帅一到，就要取你首级。”先锋一声答应：“是，得令。”那鲁国公程咬金，好不威风，头戴乌金开口獬豸盔，身穿乌油黑铁甲，内衬皂罗袍，左悬弓，右插箭，手提开山大斧，须髯多是花白的了。若讲扫北这一班公爷们，多有五六旬之外，尽是鬓发苍苍年老的了。这叫

年老长擒年少将，英雄那怕少年郎。

只看程咬金有六旬外年纪，上马还与天神相似，这般利害得狠。他领了精壮人马一万前去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成桥，竟望河北幽州大路而行，我且慢表。回言要讲到朝廷龙驾，命左丞相魏徵料理国家大事，托殿下李治权掌朝纲。贞观天子同军师徐茂公，出了午朝门，

跨上日月骠马，一竟到教军场来。有秦琼接到御驾，遂命宰杀牛羊，奠旗纛神祇。皇上御奠三杯，有元帅秦叔宝祭旗已毕，吩咐发炮起营。那一时哄咙咙三声炮起，拔寨起兵，前面有二十万人马摆开阵伍，秦元帅戎装打扮，保住了天子龙驾，底下有二十九家总兵官，多是马上弦，剑出鞘，有文官送天子起程，回衙不表。

单讲那些人马离了长安，正往河北进发，好不威风震赫。这些地方百姓人家，多是家家下闩，户户关门。正是：

太宗登位有三年，风调雨顺国平安。
康王麾下元帅，表中差使进中原。
辱骂贞观天子帝，今日兴兵御驾前。
旗幡五色惊神鬼，剑戟毫光映日天。
金盔银铠多威武，宝马龙驹锦绣鞍。
南来将士如神助，马到成功定北番。

这个唐太宗人马，旌旗招扬，正望北路进发。后有解粮驸马小将军，名唤薛万彻，其人惯使双锤，骁勇无敌，所以护送粮草来往。贞观天子起了二十万足数精壮人马，前去定北平番，我且不表。

单说那北方外邦，第一关叫做白良关，却对中原雁门关。白良关远雁门关有二百里，多是荒山野地之处。雁门关外一百里，是中原地方；白良关外一百里，是北番地方。在此处各分疆界，若是大唐人马到来，必须要穿过雁门关而至白良关的。前日使臣官周纲，被

太宗皇帝割去耳朵，早已回番，见过狼主，故此北番狼主传令各关守将，日夜当心防备，又差探子远远在那里打听。那北番第一关上，有位镇守总兵老爷，你道什么人？他乃姓刘名方，字国贞，其人身长一丈，平顶圆头，犹如巴斗，膊阔三庭，腰大十围。生一张黑威威脸面，短腮阔口，兜风一双大耳，两眼铜铃，朱砂浓眉，两臂有千斤之力。他若出阵，善用一条丈八蛇矛，其人利害不过，若讲到北番之将，多是：

上山打虎敲牙齿，下水擒龙剥项鳞。

说不尽关关有好汉，寨寨有能人。此一番定北不打紧，只怕要征战得一个：

头落犹如瓜生地，血涌还同水泛江。

当下刘国贞正在私衙与偏正牙将们讲究兵法，忽有小番儿报进来了说道：“启上平章爷，不好了，小将打听得南朝圣主太宗唐皇帝，御驾亲领二十万大队人马，有护国公大元帅秦琼，带了数十员战将，手下有合营总兵官，前来攻打白良关了。”刘国贞闻言，不觉骇然说：“唐朝天子亲领人马来了，可打听得明白？”“小番在雁门关探听得明明白白的，故来通报。”国贞道：“既是明白的，可晓他人马离此有多少路了？”“小番探得他此时头站先锋，差不多出雁门关了。”那国贞哈哈大笑道：“好好好，送死的来了。”这一班众将连忙问道：“大老爷为何闻说唐朝起兵前来，反是这等大笑？”国贞说：“诸位将军，你们有所不知，俺们狼主千岁，欲

取中原花花世界，锦绣江山，所以前日命周纲打战书与太宗唐王。若是唐童不起兵来，到也奈何他不得。如今那唐王御驾，亲领人马前来，也算我狼主洪福齐天，大唐的万里山河稳稳是我狼主的了，岂不快活。”众将道：“大老爷，何以见得稳取中原，如此容易？”国贞道：“列位将军，岂不晓那唐童全靠秦叔宝、尉迟恭利害。他只道北番没有能人，所以御驾亲自领兵前来征剿我们，他还不晓得北番狼主驾前，关关多是英雄豪杰，何惧叔宝、敬德乎？待唐兵到来，必然攻打白良关。待本镇去活捉唐朝臣子以献狼主，岂非本镇之功。”诸将大喜。叫声：“平章爷须要小心。小将们别过了。”不表这班花知鲁达们回衙，单讲刘国贞吩咐把都儿，关上多加些灰瓶石子，踢弓弩箭，若唐兵一到，速来报本镇知道。把都儿一声答应，自去紧守关头，我且不表。

单讲那先锋程咬金领了一万人马，从河北一带地方出了雁门关，又是两日路程，有军士报说：“启上先锋爷，前面是白良关北番地方了。”咬金道：“既到番地，吩咐安营，扣关下寨，放炮安营。”众将一声得令，顷刻把营盘扎住。咬金吩咐小军打听，大兵一到，速来报我。军士答应自去。如今要说到贞观天子，统领大队人马，过了雁门关，一路下来。早有程咬金远远相接说：“元帅，小将在此候接帅爷、龙驾。前面已是白良关了，不敢抗违帅令，等候三天，一同开兵。”元帅说：“本帅自令北番早定，马到成功。”吩咐大小三军扎下

营盘，走进御营。天子说：“秦王兄，行兵在路辛苦，明日开兵罢。”秦琼说：“此来定北，非一日一月之功，要看日时开兵吉利的成日。”天子道：“秦王兄之言甚善。”按下唐营君臣之事，再讲关内小番报进：“启上平章爷，唐兵已到关下了。”刘国贞说：“方才关外放炮之声，想必唐兵到来扎营，若有唐将讨战，前来报我。”小番得令，自往关上观望不表。再说唐营元帅说：“诸位将军，今当出兵吉日，那一个出去讨战？”道言未了，早有程咬金闪出说：“元帅，小将愿往。”元帅说：“你是没用的，北番番将不是当耍的，甚是利害，第一场开兵，须要取他之胜，才晓得我们大唐将军的利害。若是你出马杀败了，反为不美。”程咬金最胆小的，一闻元帅之言，只得退立旁边去了。只见部中又闪出一将道：“元帅，待小将出去讨战罢。”元帅一看，原来是尉迟恭，便说：“将军出阵，须要小心。”尉迟恭一声：“得令。”上马提枪，挂剑悬鞭，顶盔贯甲，一声炮响，大开营门，鼓声啸动，豁喇喇一马冲出，直奔白良关下。那小番儿看见，好一个恶相的唐将，待我放箭。“呔！下面的蛮子，少催坐骑。看箭！”说是迟，射是快，阿唷唷，只见乱纷纷箭如雨点一般射下来。尉迟恭不慌不忙，把长枪乱使，如雪花飞舞相似，把乱箭尽行撇开。上面小番看呆了，箭也不射下来了。那尉迟恭大叫一声，说道：“呔！关上的，快报你主将得知，今天兵到了，太宗皇帝御驾亲征，叫他早早出关受死。”不表尉迟恭关

下大叫，单讲小番飞报进衙说：“启上平章爷，有南朝蛮子在关外讨战。”刘国贞听报，立起身来：“待我去擒南蛮。”吩咐备马抬枪，脱下袍服，顶好盔，穿好甲，端住枪，跨上马，出了总府衙门，来到关上，望下一瞧，说：“啊唷！好一个蛮子。”但见他头戴闹龙铁箔头，面如锅底，浓眉豹眼，海下胡髯，身穿锁子乌金铠，左悬弓，右悬箭，坐在马上，好不威风。国贞就命把都儿发炮开关。只听一声炮响，关门大开，放下吊桥。刘国贞出得关门，后拥三百攒箭手，射住阵脚。尉迟恭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番将，望吊桥冲来，好不可怕。但见他头上戴顶双分凤翅金盔，顶大红缨，面如纸钱灰，狮子口，大鼻子，朱砂眉，一双怪眼，短短一捧连鬓胡须，身上穿一领腥腥血染大红袍，外罩龙鳞红铜铠，左悬弓，右插箭，手执一条射苗枪，坐下一匹点子昏红马，直奔上前，把枪一起，尉迟恭也举乌缨枪架住，说道：“呔！那守关将留下名来。”国贞道：“你要问本镇之名么？乃赤壁康王狼主御驾前，红袍大力子大元帅祖麾下，加为镇守白良关总兵，大将军刘国贞。你可晓得本镇枪法利害之处么！”敬德说：“不晓得你这无名之辈！今天兵已到，你们一国的蝼蚁，多要杀个干干净净，何在你这个把番奴，霸住白良关，阻我们天兵去路。”

正是让我者生，若还挡我者死。

要知两员勇将交战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白良关刘宝林认父

杀刘方梅夫人明节

诗曰：

威风独占尉迟恭，定北先夸第一功。

谁料宝林能胜父，当锋一战定英雄。

再说尉迟恭大叫：“番奴快快献关，方免一死，若有半声不肯，那时死在枪尖之下，只怕悔之晚矣。”国贞听言大怒，喝道：“你这狗蛮子有多大本事，如此无礼，擅自夸能！魔家这枪不挑无名之将，你也通下名来，魔家好挑你这狗蛮子。”尉迟恭大怒，喝声：“番奴！你要问俺家之名么？洗耳恭听。某乃唐太宗天子驾前，护国大元帅秦麾下，加为保驾大将军，虢国公，

复姓尉迟，名恭，字敬德，难道你不闻某家之名么！”刘国贞呼呼冷笑道：“原来你就是尉迟蛮子，中原有你之名，魔家只道是三头六臂的，原来也止不过如此，可晓得魔家的枪法么？唐童尚要活擒，何况你这蛮子。”尉迟恭亦呵呵冷笑道：“休得多言，照某家的枪罢。”把枪一摆，月内穿梭，直望刘方面门挑进来了。国贞说声：“不好！”把枪一架，却把脖子震了两震，在马上两三晃：“阿唷！果然名不虚传，好利害的尉迟蛮子。”尉迟恭大笑道：“你才晓得俺家尉迟将军的利害骁勇么。照枪罢！”又是一枪，劈前心挑进来了。嗒啷一声响，逼在旁首，马交肩过去，闪背回来，二人大战。好一似：

北海双蛟争战水，南山二虎斗深林。

战到十余合，国贞只好招架。他勉强又战了几合，看看敌不住尉迟恭了。那敬德看见刘方面上失色，心中大喜，扯起了竹节钢鞭，量在手中，才得交肩过来，喝声：“照打罢！”一鞭打在国贞背心，刘方大喊一声，口吐鲜血，伏在马上，大败而走。尉迟恭说：“你要往那里走，我来取你之命也！”催开坐骑，豁喇喇追上来。国贞败过吊桥，小番儿把吊桥扯起，放起乱箭射来。尉迟恭只得扣住了马，喝声：“关上的，快叫他早早献关就罢了，如若闭关不出，定当打破，我老爷且是回营。”带转马，回营来了。军士上前拢住了马，抬过了枪，就进中营说：“元帅，末将打败了守将刘国贞，前